

我們簽署憲章的時候，我們的確把這些全擱在腦後。現在如果我們重唱這個可怕的舊調，那麼芸芸衆生實不能明白其究竟。因為他們所想到的並不是不同的社會制度，而是侵犯我們的公共法律的行動。他們期望着我們的政府，我們的所有政府，對於憲章中第一和第二兩條的嚴肅保證加以履行。他們對於各國政府間的達成協議竟如此之難，殊覺不解。他們渴望着恐懼的消滅。他們只盼求簡單的東西；例如供家

人居住的房屋、職業和溫飽而已。他們要替兒孫們留下一個比他們自己經歷的較為幸福的世界；他們要使那些使他們在冗長的悲慘歲月中過着痛苦生活的事物從茲都告一段落。

我深望本屆大會和我們所代表的各國政府將能聽到這些引領而望與祈求安息與和平的民衆所發出的呼聲。

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午後七時三十五分散會。)

第三十八次全體大會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六午前十一時舉行

目 錄

	頁次
九二. 一般討論 (續前): Mr. Nieto del Rio(智利)、Mr. Lange(那威)、Mr. Cassell(利比里亞)及 Mr. Baydur(土耳其)的演說……………	31
主席: Mr. P.-H. SPAAR (比利時)	

九二. 一般討論(續前)

主席: 按照議事日程的規定現應繼續進行一般討論。

茲請智利代表 Mr. Nieto del Rio 發言。

Mr. NIETO DEL RIO (智利): 我要在這講壇上用幾分鐘的時間概述智利對於若干重大問題的意見。我首先要重申智利對於憲章所訂的和平解決制度及其中維護和平與安全各原則與規定的擁護。

智利對於安全理事會的權威和明智以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所受託的鉅大任務都抱有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準備竭盡所能，來支撐一切為實現憲章各宗旨與尊重其中各原則的努力。但是，我們卻保留着在必要時共同解釋憲章各項規定的權利，並且遇有一方提出片面解釋我們亦將不予承認。在上述情形下，我們認為如大會一旦獲有決議，則解釋條約的最高機關應為國際法院。

智利就像美洲其他各國家一樣，是一個素來贊成和平解決制度的國家。這種趨向業經我們的泛美制度予以證實了；所以在這一方面，國聯的盟約和聯合國的憲章對於我們都並不新奇。泛美和平制度的力量主要是以對釐訂各主權國的權利與調整國際社會間的法律秩序的各條約的尊重為基礎的。這種原則的力量是不能由憲章中任何條款予以削弱的，但我們卻須再度聲明：這種制度並沒有構成了一個政治的集團。

智利是根據着一個民主結構的共和代議政體而組織的。我們的民主制度新近又得到了一個勝利，它藉着自由與公平的選舉把一個卓越的公民 Gabriel González Videla 選為共和國的總統，而且這個勝利是完全按照憲法規定而獲得的。所以智利實居於那些在信念上反對任何由法西斯主義所產生的政體的國家之列。關於此點，我願意指出：我們並無意要濫用這個名詞，但是我們對於應用這個名詞於一些惡迹昭彰的事項上，卻也不加限制；不過我認為，我們應當改變聲述這個問題的方式。

按照蒙得維多 (Montevideo) 和倍諾斯愛勒 (Buenos Aires) 的協定，泛美制度對於任何國家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或外交之情事一概加以禁止。不論此種干涉是集體的或單獨的，均無分別，同在被禁之列。聯合國的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中規定：聯合國除施用第七章內各執行辦法外，無權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這個規定便是一條法律。現在，我以為保衛這個不干涉的原則的最好辦法便是設法消除法西斯主義者用干涉手段在某一國家內所造成的任何獨裁政體。至於那些從事干涉的國家是否業已消失於爭鬪中則全無關緊要：重要的事乃是在消滅它們用干涉伎倆所建立的組織。

在其他的情形中，我們，尤其是美洲各國，要保留着這個不干涉的原則，俾遇到那些純屬反民主的政體宣稱它們應可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或外交時，得到抵制之工具。

不過，我所說的並不適用於各地區中或有待於締訂和約的軍事佔領各國中由戰爭所造成的各種情形。

釐定基本人權乃是聯合國重要任務之一；對於這些權利的尊重，我們必須予以增進，因為基本人權的有效行使已變成一件非常必要的事了。關於此點，智利代表團要請大會對於美

洲各國聯合法律委員會根據墨西哥汎美會議的第九與第十四兩議決案所擬具的人類國際權利與義務宣言草案及其中所附的報告書加以注意。以上各文件對於那個隸屬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而由英明的羅斯福夫人擔任主席的委員會所進行的研究或有所助益。

另有一點亦極堪我們加以注意。在金山會議時智利對於和平解決辦法中的否決權一節未曾予以熱烈的贊助；它僅只贊成澳大利亞在那時候所提的修正案。當時我奉 Joaquín Fernández 總理代表政府所頒的命令聲明我國代表團的意見；我曾謂：“如果這個修正案未經通過，那麼智利將服從多數的決定並同樣地將對和平與安全的機構提供合作”。

我並曾表示：智利深望不久大家都能普遍地承認有修改憲章之必要。智利的現政府和當選而尚未就職的大總統一致認為現在並沒有適當的理由可以以為有修改憲章中有關這重要方面的規定之必要。聯合國正在開始着工作，而且它雖然處於極端困難的國際情勢中——這種情勢是由於經濟混亂和事實上我們與前各敵國間尚未正式建立和平關係所造成的——但卻有着斐然可觀的成績。

智利對於那些負有維持和平重責的列強間之存有若干爭執，實不以為異。智利深信這些爭執不久即將平息。否則，各小國將失掉其對聯合國和各大國所具的信念了。所以，在有關安全理事會的表決方法上，除非我們具有強大理由可使五強及大多數的其他國家確信有作若干實質上的修改之必要外智利還是贊成保留憲章的現有條文。我們大可希望五強將儘量自行限用它們的否決權。

說到另一方面的問題，智利代表團認為理宜引述秘書長在他的補充報告書中所發表的一個極有價值的實際意見。那補充報告書曾經秘書長於十月二十四日向全體大會中宣讀，Mr. Trygve Lie 當時會稱：

“現在也許已到了我們應當自問：專門機關的體系是否已夠龐大的時候了。那些機關的數目愈益增多，則各會員國政府的財政負擔也愈加重，而工作上的駢疊與重複的危險也愈益增大。”

各小國，包含智利在內，鑒於它們為了參加各種國際組織的緣故，而必須籌措的經費數額之激增，深覺驚愕。那些經費必須予以裁減。我們的外匯準備金中並沒有經常備有供常年會費、出席公費以及其他需用鉅款的工作所需的大量外匯。我們並沒有以高價售賣我們的出口貨，藉以挹注我們在這價格日漲的世界市場中購置進口貨品的貨價。因此，聯合國實應擷節儉

約，迅速實行真正的合作；各項預算亦應重加審查，俾使各國按照比例所負擔的費用不至過大。

我願在終結以前，代表本國政府向本屆大會主席、聯合國秘書長和八位助理秘書長致誠摯的賀意，因為他們在聯合國缺乏種種需要的物質設備的環境下而竟能有如此輝煌的成績之故。我深望聯合國的物質設備問題不久將獲得完滿的解決，尤其希望本組織將能覓得一些有利於工作的境遇，因為這個洋洋大國的廣大國土為着這個目標正讓着我們作一個多方的選擇呢。

主席：茲請那威代表 Mr. Lange 發言。

MR. LANGE (那威)：我們都深切地感到這一屆大會正肩負着一種最莊嚴和最重大的責任。同時它也正面臨着世界各國代表所罕有的機遇。我們現正在歧路上徬徨，若不回到國際分裂與利害衝突的局面，便是走向實現全世界人民的希望與需求的途徑上去。今日這些希望與需求都集中在聯合國上。這個雖然是疲於征戰而且多少業已醒迷但仍懷具希望的世界依然盼望我們能使業已採取的防止再度釀成可怖戰爭慘劇的辦法充分生效。各國人民仰望着我們造成一個崇尚理性與友愛的世界。

在我們的討論中，我們將要遇到許多緊急的問題和有關政策與程序的複雜事項，而對於那些問題與事項我們之間將各有銳利與誠實的不同意見。但是我深信，如果我們能時刻記住我們所共同奮鬥的人類基本真義：即大西洋憲章及其所屬各文件，並金山憲章中弁言與第一章中所表現的各種理想，那麼我們將能順利地達成協議。我們以聯合國會員國的資格，對於實現那些理想是要個別地和集體地提出保證。

那些理想也應能促使我們致力於獲得一個公允與合理的和平解決辦法。但是正如杜魯門總統在我們的第一次會議時演說中所正確地指出的一樣，世界輿論實應認清，認定這種和平解決方法實不是聯合國的責任。這個任務的重要責任實在那些聯合奮鬥並獲得共同勝利的各強國的肩上。它們如能在和其他曾積極參加奮鬥的國家磋商後，奠定了一個永久和平的基礎，那麼這種成就對於世界前途和聯合國的成功機會將有重大的幫助。

聯合國唯有在訂定和平解決辦法以後纔能夠充分地執行職務，這實是千真萬確的事。同時，我們，做了聯合國的會員國，就有責來創設並發展一個行政機構，經由這個機構上，我們得將那些在鄧巴頓橡園、金山和倫敦一貫地和虔誠地計劃着、工作着的人們的高尚意旨實現。

秘書長向我們所提出的報告書已證實了聯合國今日乃是一個生氣蓬勃的組織，雖然它的行政機構尙未完備，而且秘書處的一再遷移更添了許多困難，但是它卻在此時期中並處此情形下已順利地解決了許多問題。如果在這種情形下它並沒有做到盡美盡善，那也毫不足怪的。真正的奇蹟乃是：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竟能有這許多的成就。

就這樣成就而論應已足啓發世界民衆的信心與熱忱了。正像我們的主席在開幕典禮中所說的一樣，如果這種熱忱並不明顯，那麼我們必須探究其故安在，問題的癥結並不在於秘書處工作的或欠完善，而實在於事實上安全理事會之未能對於大衆所公認的各主要問題，例如聯合國與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的關係，並原子能的管制等，予以解決。那威代表團深覺在原子能委員會的工作上，我們爲繼續取得進展計，實不應鬆弛懈怠。

我們也覺得本屆大會——援引秘書長的話——應賦予聯合國各機關和各會員國以有關它們和佛朗哥政權間的關係的明白指示，此項指示是極其迫切需要的。爲達到此目的，那威代表團謹提議本屆大會對於西班牙問題的各方面一概予以審議，果能如是則獲益必多。聯合國與西班牙的關係問題在議事日程上涉及許多的項目。但是，每一個別問題所引起的考慮及其所涉及的各主要政治問題則大抵都是相同的。因此我們認爲：本屆會如能把這個問題列爲議事日程上的一個單獨項目，並加以討論，則或能獲益；我們並望在有關此節的提案上，能達成協議。

具有極權主義者佔領的痛苦經驗的那威人民，對於西班牙人民仍在戰敗的軸心國家所造成的政權下忍辱生活的事實，至深關切。我們認爲必須從聯合國的共同行動上尋出方法來，盡量協助西班牙國內的民主力量奮鬥，在無再起內戰的恐怖下，光復自由與立憲政體。西班牙國內如有此種自由與立憲的政府的成立便等於法西斯主義的堡壘和國際磨擦的恆久淵源的消滅，並將准許這個偉大的西班牙國家在愛好自由與民主的聯合國家族中佔有適當的位置。

我們不能否認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時常有使世界輿論感到沮喪的事實。因此，否決權的廢除問題遂成街談巷議的對象。聯合國的任務顯然是加強各會員國間的友善與密切的合作，俾將來得有根本廢棄否決權的一日。那威政府在金山會議中對於鄧巴敦橡園的各提案所作的批評裏，雖曾指出否決權或要引起一些嚴重的反對，但卻認爲：否決制度的接受乃是當今國際局面中必不可少的政治措施。我們不應把這個問題僅僅視作一個純屬於表決程序的問題。

否決權只是一個術語，表示聯合國必需根據安全理事會全體常任理事國的合作與一致而行動的事實。我們仍然覺得現在尙未到修改憲章中有關此節的各項規定之時候。不過，如果我要冒昧地請求安全理事會各常任理事國認清它們的責任與義務，彼此儘量在可能範圍內獲致協，並按照否決權的原有意義，行使此項權利，那麼我相信，我以上的意見不僅是出席此間許多代表團的意見，而且也是世界各地人民的意見，因爲否決權原是一種非至最後關頭不予採用的防範工具。否決權絕不可變爲妨礙有效執行安全理事會各職務的工具。解決此項問題的最佳辦法也許便是由大會請安全理事會重新考慮工作方法並籲請該理事會在表決之前竭力獲致協議。如果我們時刻牢記在心聯合國的基礎便是建立在安全理事會中各常任理事國的意見一致上，那麼否決權的問題便要大大地失掉重要性了。

被納粹佔領的慘痛經驗使我們深知四大自由的真正價值。一般人所以把這些自由中的得免貧乏之自由視作本世紀中所要爭取的偉大目標者，實含有強大的理由。如果人類仍然缺乏糧食、衣着與住屋因此而失去人類生存的基本必需條件，那麼和平與自由的宣言亦只是具文而已。這就是一個判斷真偽的實驗。如果我們能夠共同產生及合理分配日用的必需品，那麼我們便證明了我們確能共同生活。

這種大規模的經濟合作，在其他的情形下，本可視作烏托邦，但是在戰爭中卻不但實現於各個盟國的國內，而且也實現於各盟國的彼此之間。這種合作的成功大部份實應歸功於這個偉大國家，即美利堅合衆國的高尚動機和不倦的努力。

在戰爭期中業經證明爲可能者，在和平時代不應成爲不可能。因此世界上許多平民都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視作一個最有希望在各國間樹立和平的機關，因此，我們之間有許多人都熱烈盼望在聯總所舉辦的有裨人道的偉大功業結束時，我們能夠得到戰爭所造成的共同痛苦亦應共同加以解決的保證。那威爲求達到這個目的，所以政府和議會新近決定捐輸物品、金錢與人力，以供國際之共需。對於那些痛苦的難民和流離失所的人民，我們亦已宣佈了有接受我們所應盡的一部分合理責任的願心，因爲不如此，他們就將無法安頓。我們追隨着其他各代表團之後，盼望國際難民組織儘速成立。

但是，和平並不僅是一個有關安全與經濟及社會福利的問題。正像杜魯門總統在他的演說中所力稱的，我們必須在人類的思想上奠定和平的基礎。這就是那威代表團對於下月中旬

將在巴黎開始工作的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如此重視的原因。我們組織了國際知識合作並交換意見，也正是採取着一個最重要的步驟，藉在各國間造成一種互信與友善的新氣氛。培養和平精神實為我世界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

自戰事結束以來我們所得的經驗已經證實了合作克服各種使人類遭受基本痛苦的各項迫切問題與促進社會福利是可能的，而且尚可促進各國間互信互諒的發展。不過，秘書長在他的口頭補充報告書中，曾請我們對於我們所面臨的一些困難加以注意，那些困難乃是由於各專門機關的迅速發展所造成的。出席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那威代表團曾反覆地提到了那個問題並力稱實有採取一個審慎政策之必要，其目的是求避免由於各專門機關數目的激增繁殖與範圍的增大以及使各國財政負擔過度增加所造成的各種危險。

在這一方面，我們或會激起各國政府和民衆的反感，致有妨害我們整個世界組織的穩健與進步的發展的可能。所以，聯合國所屬的各主要機構與各專門機關之間的關係實有審慎加以計劃、調整與闡明之迫切需要。因此之故，那威代表團對於法國代表團所提有關此項問題的決議案草案中所具的各種意見深表贊同。

因此，建立新專門機關及新國際機構一問題，不論其目的如何正當都應加以詳細的審查。我們尤應調查那些工作是否不能由秘書總處中各部司、各常設委員會、或現有的專門機關及其所屬的各機構予以適當的處理。

各國政府每年為繳納許多國際組織裏會費所用的硬幣已經達到一個相當可觀的數目了。各國實有權要求那些款項的使用應趨合理並獲有最大的實際效果。因此，大會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實應調整各專門機關的工作並控制它們的預算。

要做到這種地步，大約只有在聯合國及所有專門機關間設立一個聯合的或總的預算制度，這便是說，所有的預算都應由大會予以表決，而該種制度亦將因是而決定了各會員國政府所應繳納的會費總額。大會並可規定公共財務事宜，尤其是向各會員國政府收集會費等，由秘書總處負責辦理。

那威代表團對於覓取各方贊同及建立此種制度需要相當時間以及內中具有各種實際困難均能了解。不過，我們認為應該立即以堅定的步伐向這個目標邁進。第一步驟便是：大會在討論與表決聯合國的預算時應先取得各專門機關所擬的一九四七年預算。

那威代表團對於秘書長報告書中所提到有關人權、個人自由與正義問題的各節備加注意並深感興趣。

聯合國中有許多國家在戰爭中會慘遭納粹佔領之痛，並目睹人格價值悉被破壞，我深信那些國家對於人權和自由的主要價值業已有了一個深刻的感覺。今日我們空前地感到：自由乃為生命之所繫；就像某詩人所說的一樣：“自由與生命乃是一物”。從慘痛的恐怖經驗中，我們曉得：當自由消失的時候，人民便要沈淪在死一般的壓迫的沈寂中了。我們覺得千百年來各國所馨香禱祝的目標便是取得人類的偉大領袖羅斯福所謂的四大自由。

為取得這些自由計，聯合國必須自強不息地工作着，奮鬥着。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將不接受任何的折衷辦法。我們必須時刻記住：無數的生靈曾為着這些自由而奮鬥與犧牲，而且世界各國所望於這個組織及其各會員國所永不遺忘者，也就是這些自由。

主席：茲請利比里亞代表 Mr. Cassell 發言。

Mr. CASSELL (利比里亞)：我謹代表利比里亞政府與人民向諸位致敬。我更代表我們所愛戴的總統 William V. S. Tubman 向諸位致敬。Tubman 總統在就職發表外交政策時曾有下列的不朽名言。

“美利堅合衆國政府所宣佈與傳播的睦鄰政策現在變得更真實、更有力、更具體，它的邦交直至目前止都是傳統地友善的，而它的政制也正是我們所仿效的。據我看來，這個強大的美國政府和大不列顛政府所擬具與揭示的大西洋憲章中的各項規定實至正確、公允與廣泛，它們可將世界人類升擢到自由與自決的最高階層上；不過唯一的條件便是：它們要篤信並遵循該憲章中所含的各原則，並願意使它們的行動和生活，與該憲章中各偉大與理想的規定共相和鳴。因此，這兩個國家，使我對於它們的本國與國際的一般目標更加的嚮往悅服，而它們的許多具有民主性的機構也實是一種吸引的力量，因為這些機構好像都在指使着我們去尋求並實現我們和這兩個國家及其與國間的最密切的可能合作。

“因此，我們要儘可能和這些政府建立最密切的友好關係，而且要與他們團結一致共同實現四大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除恐懼與不虞匱乏。它們已向世界宣佈了這四大自由，我們希望這些自由將同樣的適用於我們自己身上。

“為求達到此目的，我們必須信誠與忠實地履行義務，莊嚴地遵守諾言並儘量犧牲與貢獻，以養成互相信任的風氣。”

繼此之後，——事實證明這個宣言產生着許多的結果——這些話便成了利比里亞國內一個新時代到來的象徵；而且也成了全部達成人類所依然努力的最大理想——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前驅，並造了那些確保達成聯合國憲章——可稱人類自由的最偉大憲章——所擬定標準的事物的先鋒。唯有英國大憲章、美利堅合衆國的獨立宣言和利比里亞共和國的獨立宣言，以及揭示四大自由的大西洋憲章纔能和聯合國憲章相媲美。的確，在我們獲有永久的和平以前，大西洋憲章中所昭示的四大自由不特可能予以實現，而且也必須予以實現。因為，在上帝所創造的廣大土地上如果有着一塊地方存有平等與不公平的現象，那麼和平便無能實現。

恕我現時在這裏說，我們憲章前文中簡明美麗而且寬大的文字正扼要地概述着歷代聖賢所懷的希望。他們的成功希望是被各種具有卑賤感與自命不凡的下流、卑鄙、微賤、懦怯、奸詐、虛偽、粗野與無知的人們所破壞。後者也就是那些慫恿與專事苛刻、仇恨、離間、歧視的卑劣人們，他們替人類留下了痛楚、兇殺、屠戮、姦淫、奴制、奴役、死亡、毀滅、地獄與咒罵。他們較諸希特勒、墨索里尼、戈培爾、哥林、Heydrich、希姆來及虐待猶太人的 Julius Streicher 並無遜色。這一類的人實構成了一些必須加以討論的問題；因為我們如果准許他們繼續着他們的罪行，即使他們的行為略轉緩和，和平亦是無能實現的。

處分此一類人究有何等困難呢？我們要和在憲章弁言中所說的一樣，堅信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權利平等之信念；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嚴禁用武力及其他方式的壓力；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這些的確都是解決此嚴重問題的方法。

此外，必須取締奸詐、虛偽、蒙蔽、欺騙以及一些所謂外交方式，並須面對生活的現實，更具有大公無私、珍貴光榮與尊嚴、和勇行無懼的精神，以及排除錯誤、偏袒與營私的決心。

這些問題是不可能一個極短的期間解決的。它們需要忍耐與容恕的力行，彼此間意見的和衷、互諒與了解的最大努力與誠意，互讓互助的自願以及為大衆利益而犧牲小我的精神，換言之即基本人權——自由、平等與博愛——的保存。

我願奉告諸君：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所至關懷與撫愛的對象，所以只要這個宇宙上尚存有半點的不公平，和平就不能實現。唯有每個人

都認為他人亦應享有公理、公道與一個生活的機會，唯有當我們能向大衆保證公允時，和平纔能實現。唯有在我們解放了所有受着任何形式與程度的束縛的人們，和各民族間得能按其種族決定其願意如何生活時，我們所渴望與常談的永久和平方能實現。

我相信，一個人每當向別人做了一件不公平的事時，遲早是要受着某種方式的責罰的，因此一羣人民或一個國家佔了其他一羣人民或國家的便宜的時候，也要從內部或外面得到報應，因為他們破壞了上帝和人類的天性所創造的完善定律。有時，這種報應的方法是間接的，但是每個國家都要直接地或間接地替它的國民或團體懲贖罪過。我們不用擔憂，這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逃避的。只要佔了便宜，遲早便要得到某種方式的報應。

兩次大戰中多少男女英雄為着理想而奮鬥，但是我們身為他們的代表對於這些理想似乎從未真正地理解過，因為，否則我們就應當會把戰爭看作一個嚴重的問題，而且制止戰爭的方法也不至於多方面受着阻礙。至於這種阻礙的由來，則基於今日世界對於是非之間所擅作的分別，更具體地說，也就是大小強弱之間的歧視。

從來，我沒有聽說過，“是”與“非”二字各有兩種的意義。我認為——事實上亦即我的堅決信念——是非不論來自何方，出自何人，非者總不失其為非，而是者亦不失其為是。因此，聯合國應該有一種度量，藉以決定所有國家的行動，然後是非自能分曉。是非一經判定，非者自應速予糾正而善者自應予以支持。

我不敢對於世界各國的聯合智力加以批評，但是我深信這個偉大機構必須對於將來究應如何制止為非作歹做一個一勞永逸的決定。

我認為：各大國應為各小國的保衛者；各大國應當賦予小國以同情的協助與支持；除非各大國發現它們完全不能履行責任，否則就不應當干涉它們的內部情事，即使它們不能執行權責，各大國也只應當用着力量來扶助它們；我深信沒有一個小國對於公平、友善的勸告和任何方式的同情輔助，會不立即加以接受的。

我願意對於那些卓越而信誠的人們的豐功偉業加以讚揚，藉以結束我的談話，例如：威爾遜、路易喬治、白理安、尼格拉王子、羅斯福——我所崇拜的英雄亦即美國歷史上第二個大偉人——邱吉爾、戴高樂將軍、Edith Cavell、羅斯福夫人、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尤其是 Marshal Zhukov）、安痕（Arnhem）的英雄們、“D”Day

和雷退 (Leyte) 的英雄們，以及所有在家國中與戰場上奮鬥的人們，以及那些前途遠大並為和平而作不朽犧牲的青年男女們。他們，不論生死，都在大聲疾呼地籲求着和平。難道我們將爲了自私、敵對與國家的自利，以及不願互相了解，不願互助互讓，與毀滅真理而使着他們失望嗎？

我不信，這個世界的聯合智慧在和平期中就不能像在戰時一樣，共同努力取得勝利。

在這裏和在我們各人的祖國中，許多的人民都在期待着，他們期待着一個真實、幸福與滿足的生活的來臨——如果我們不能解決和平的各種問題；那麼我們的天真無邪的兒童們也一定免不了犧牲的。這些問題是可能予以解決的，必須予以解決的，而且也將要得到解決的。你們對於這些問題是可以加以努力的，必須加以努力的，而且也將要加以努力的。

我要向你們保證：利比里亞政府及它的代表團將嚴肅地致力於這個目標的達成。

主席：茲請土耳其代表 Mr. Baydur 發言。

Mr. BAYDUR (土耳其)：自聯合國成立於美國以迄於今，已經一年多了。這個組織自成立以來已變得比以前略加強大了。我們都深望這個組織將跟着時間而變得愈強大。軍備與軍力固屬有力，但世界輿論的潛伏勢力實更有甚。這種潛力有時或遭到輕蔑，但卻不至於經常地和永久地橫被侮辱。人類歷史上有無數可以證明此點的事實。在任何種類的鬭爭中，最後勝利都恆屬於世界公理及其神聖淵源的正義。

有人說，國聯失敗了。這話也許不差，但也許並不十分完全。國聯乃是一個初階。今日我們建立了這個組織，其目的是求更高度發展和更普遍實現國聯的理想。國聯時代初具模形的希望與信念——以集體安全代替個人權力與安全——在過去二十五年中人事的變化無恆裏卻能循着它們的發展方向穩步健進。無疑地，我們將要達到這些目的。土耳其不是一個悲觀者，它對於這個組織的前途並不懷疑。我們懷有勇氣、決心與信念，正在期待着聯合國的注定成功。

從杜魯門總統的偉大演辭中，我得到了一種深切的印像，在這種印像下我要略述我的感想。茲援述美國總統所言如下：

“美國罄其所有以支持聯合國。不論世界上任何地方，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爲威脅藉以破壞和平的行爲發生，都是美國人民所直接關懷之事。”

這些話便是世界和平與聯合國的成功的堅固保證。

我極願遵循我們的主席 Mr. Spaak 之建議，僅作簡短的演說。因此，我將免除一切瑣碎細節而祇言一與原則有關之問題。土耳其代表團認爲：言行一致實爲加速聯合國成功的主要條件。如果我們一方面有着憲章的理想，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和這個理想絕不相容的各種政治問題的出現，那麼聯合國和它的目標之間的距離自要增大了。

同樣地，我們亦不應容許否決權構成一個反覆阻撓各問題的解決的障礙物。金山會議中各出席國家也就是本着這個默契的條件，纔接受否決制度的。自由之道是整個的，不可分割的，而正義也只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如果我們能誠信無私地遵循着這兩種原理，那麼否決問題便自行解決了。

從久遠上言，人類在政治上與社會上的生存是以多數的意願爲憑依的。否決制度沒有理由應構成這個常規的例外。不過，如果我們認爲在一個過渡期中，否決的完全廢止是不可能的，那麼我們至少也應當對於限制否決權的應用範圍的方法加以考慮。

我們已經臨到了一個時候，就是我們應當從抽象的條文與言辭間取出正義與公理的概念來，並且把它變成現實與行動。過去和將來都正在拭目以待你們的行動呢。土耳其在求實現聯合國的理想，亦即文明的最高表現上已盡了它的責任。它要繼續地克盡着它的責任。

主席：埃及代表通知本人不擬於今晨發言，現如無其他會員國代表願意發言，那麼今日發言名單上的發言人都已完畢。在另一方面上，我們從下星期一起將有一個極繁重的議程，因爲許多會員國代表都把他們的名字送進，要求在下星期中發言。

我願意指出：預先筆譯的方法今日似乎已有了極優良的成績。如果我們可能於星期一繼續採用此法，則我們的工作當能進展得更迅速些。所以，我請求：凡擬於星期一或星期二發言的各代表團首席代表——如果他們接受我的提議的話——及時將他們的演說稿交進，俾便秘書處得先行翻譯。

下次會議繼續討論。

(午後十二時三十分散會。)